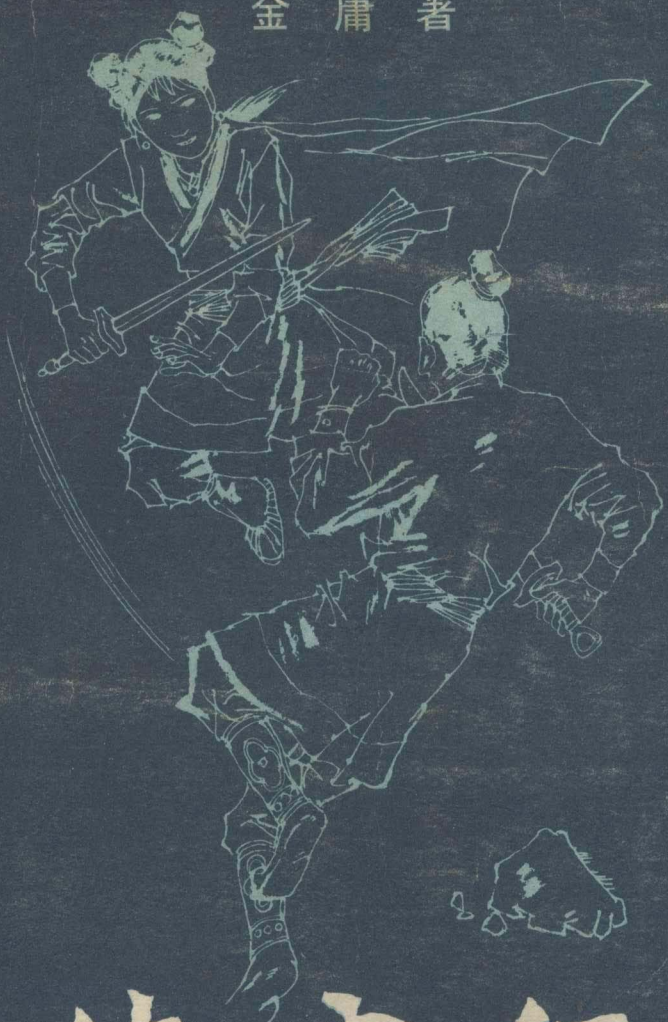
金庸著



侠客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侠客行

金庸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侠 客 行

金庸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75　字数42万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10110·399　定价：3.00元

目　录

一　玄铁令……(1)
二　少年闯大祸……(32)
三　摩天崖……(50)
四　长乐帮帮主……(81)
五　叮叮当当 ……(113)
六　伤疤 ……(142)
七　雪山剑法 ……(169)
八　白痴 ……(197)
九　大粽子 ……(225)
十　金乌刀法 ……(251)
十一　药酒 ……(285)
十二　两块铜牌 ……(306)
十三　舐犊之情 ……(348)
十四　关东四大门派 ……(370)
十五　真相 ……(395)
十六　凌霄城 ……(432)

十七　自大成狂 ……(466)
十八　有所求 ……(507)
十九　腊八粥 ……(529)
二十　“侠客行”……(559)
二一　“我是谁?” ……(583)

后　记……(59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

一 玄铁令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狱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恒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千载之下读来，英锐之气，兀自虎虎有威。那大梁城邻近黄河，后称汴梁，即今河南开封。该地虽然数为京城，却是民风质朴，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后世迄未泯灭。

开封东门十二里处，有个小市镇，叫做侯监集。这小镇便因侯嬴而得名。当年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大梁城东有山，山势平夷，称为夷山，东城门便称为夷门。夷门监者就是大梁东门的看守小吏。

这一日已是傍晚时分，四处前来赶集的乡民正自挑担的挑担、提篮的提篮，纷纷归去，突然间东北角上隐隐响起了马蹄声。蹄声渐近，竟然是大队人马，少说也有二百来骑，蹄声奔腾，乘者纵马疾驰。众人相顾说道：“多半是官军到了。”有的

说道："快让开些，官兵马匹冲来，踢翻担子，那也罢了，便踩死了你，也是活该。"

猛听得蹄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胡哨。过不多时，胡哨声东呼西应、南作北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声，似乎将侯监集团团围住了。众人骇然失色，有些见识较多之人，不免心中嘀咕："遮莫是强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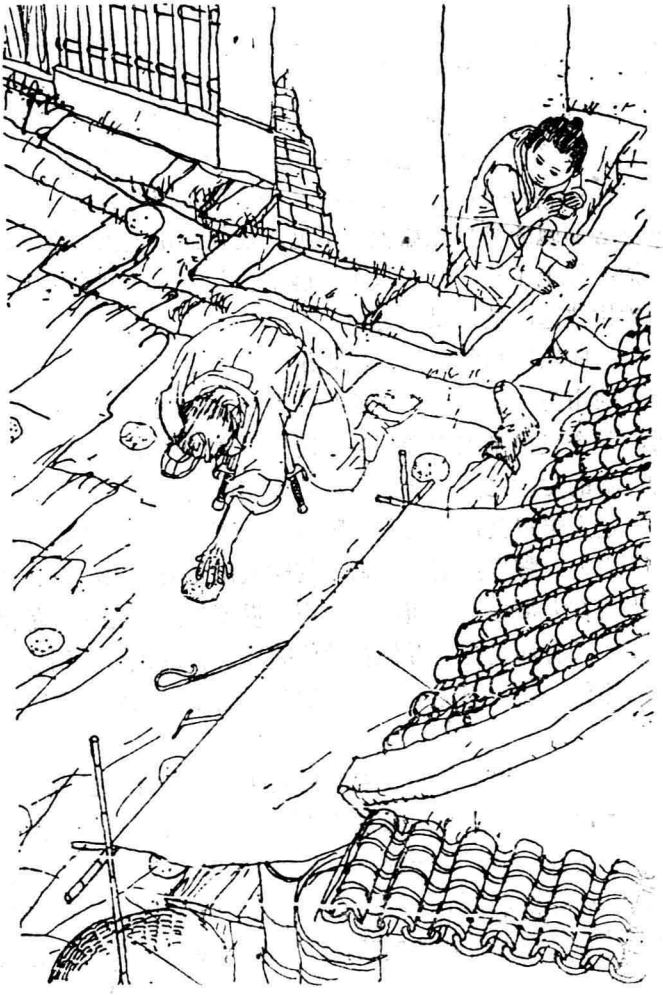
镇头杂货铺中一名伙计伸了伸舌头，道："啊哟，只怕是我的妈啊那些老哥们来啦！"王掌柜脸色已然惨白，举起了一只不住发抖的肥手，作势要往那伙计头顶拍落，喝道："你奶奶的，说话也不图个利市，什么老哥小哥的。当真线上的大爷们来了，那还有你……你的小命？再说，也没听见光天化日有人干这调调儿的！啊哟，这……这可有点儿邪……"

他说到一半，口虽张着，却没有了声音，只见市集东头四五匹健马直抢了过来。马上乘者一色黑衣，头戴范阳斗笠，手中各执明晃晃的钢刀，大声叫道："老乡，大伙儿各站原地，动一下子的，可别怪刀子不生眼睛。"嘴里叱喝，拍马往西驰去。马蹄铁拍打在青石板上，铮铮直响，令人心惊肉跳。

蹄声未歇，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马上健儿也是一色黑衣，头戴斗笠，帽檐压得低低的。这些人一般叱喝："乖乖的不动，那没事，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

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说道："板刀面有什么滋味……"这人贫嘴贫舌的，想要说句笑话，岂知一句话没完，马上一名大汉马鞭挥出，甩进柜台，勾着那伙计的脖子，顺手一带，砰的一声，将他重重摔在街上。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儿向前驰去，将那伙计拖着而行。后边一匹马赶将上来，前蹄踩落，那伙计哀号一声，眼见不活了。

旁人见到这伙人如此凶横，哪里还敢动弹？有的本想去上



那小丐只吃了一口烧饼，忽见那死尸站了起来，两根钢钩儿自插在他腹中．那小丐大吃一惊，不敢稍动，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伸手在地下模索，摸到一个烧饼。

了门板，这时双脚便如钉牢在地上一般，只是全身发抖，要他当真丝毫不动，却也干不了。

离杂货铺五六间门面处有家燃饼油条店，油锅中热油滋滋价响，铁丝架上搁着七八根油条。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弯着腰，将面粉捏成一个个小球，又将小球压成圆圆的一片，对眼前惊心动魄的惨事竟如视而不见。他在面饼上洒些葱花，对角一摺，捏上了边，在一只黄沙碗中抓些芝麻，洒在饼上，然后用铁钳挟起，放入烘炉之中。

这时四下里胡哨声均已止歇，马匹也不再行走，一个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鸦雀无声，就是啼哭小儿，也给父母按住了嘴巴，不令发出半点声音。各人凝气屏息之中，只听得一个人喀、喀、喀的皮靴之声，从西边沿着大街响将过来。

这人走得甚慢，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便如踏在每个人心头之上。脚步声渐渐近来，其时太阳正要下山，一个长长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随着脚步声慢慢逼近。街上人人都似吓得呆了，只有那卖饼老者仍在做他的烧饼。皮靴声响到烧饼铺外忽而停住，那人上上下下的打量卖饼老者，突然间嘿嘿嘿地冷笑三声。

卖饼老者缓缓抬起头来，只见面前那人身材极高，一张脸孔如橘皮般凹凹凸凸，满是疙瘩。卖饼老者道："大爷，买饼么？一文钱一个。"拿起铁钳，从烘炉中挟了个热烘烘的烧饼出来，放在白木板上。那高个儿又是一声冷笑，说道"拿来！"伸出左手。那老者眯着眼睛道："是！"拿起那个新焙的烧饼，放在他掌中。

那高个儿双眉竖起，大声怒喝："到这当儿，你还在消遣大爷！"将烧饼劈面向老者掷去。卖饼老者缓缓将头一侧，烧饼从他脸畔擦过，拍的一声响，落在路边的一条泥沟之旁。

高个儿掷出烧饼，随即从腰间撤出一对双钩，钩头映着夕阳，蓝印印地寒气逼人，说道："到这时候还不拿出来？姓吴的，你到底识不识时务？"卖饼老者道："大爷认错人啦，老汉姓王。卖饼王老汉，侯监集上人人认得。"高个儿冷笑道："他奶奶的！我们早查得清清楚楚，你乔装改扮，躲得了一年半载，可躲不得一辈子。"

卖饼老者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道："素闻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济贫，江湖上提起来，都是翘起大拇指，说一声：'侠盗！'怎么派出来的小喽罗，却向卖烧饼的穷老汉打起主意来啦？"他说话似乎有气无力，这几句话却说得清清楚楚。

高个儿怒喝："吴道通，你是决计不交出来的啦？"卖饼老者脸色微变，左颊上的肌肉牵动了几下，随即又是一副懒洋洋的神气，说道："你既知道吴某的名字，对我仍然这般无礼，未免太大胆了些吧？"那高个儿骂道："你老子胆大胆小，你到今天才知吗？"左钩一起，一招"手到擒来"，疾向吴道通左肩钩落。

吴道通向右略闪，高个儿钢钩落空，左腕随即内勾，钢钩拖回，便向吴道通后心钩到。吴道通矮身避开，跟着右足踢出，却是踢在那座炭火烧得正旺的烘炉之上。满炉红炭斗地向那高个儿身上飞去，同时一镬炸油条的熟油也猛向他头顶浇落。

那高个儿吃了一惊，急忙后跃，避开了红炭，却避不开满镬热油，"啊哟"一声，满锅热油已泼在他双腿之上，只痛得他哇哇怪叫。

吴道通双足力登，冲天跃起，已纵到了对面屋顶，手中兀自抓着那把烤烧饼的铁钳。猛地里青光闪动，一柄单刀迎头劈来，吴道通举铁钳挡去，当的一声响，火光四溅。他那铁钳虽是黑黝黝地毫不起眼，其实乃纯钢所铸，竟将单刀挡了回去，

更在此时，左侧一根短枪、右侧双刀同时攻到。原来四周屋顶上都已布满了人。吴道通哼了一声，喝道："好不要脸，以多取胜么？"身形一长，双手分执铁钳两股，左挡短枪，右架双刀，竟将铁钳拆了开来，变成了一对判官笔。原来他这烤烧饼的铁钳，是一对判官笔所合成。

吴道通双笔使开，招招取人穴道，以一敌三，仍然占到上风。他一声猛喝："着！"使短枪的"啊"的一声，左腿中笔，骨溜溜地从屋檐上滚了下去。

西北角屋面上站着一名矮瘦老者，双手叉在腰间，冷冷的瞧着三个相斗。

白光闪动之中，使单刀的忽被吴道通右脚踹中，一个觔斗翻落街中。那使双刀的怯意陡生，两把刀使得如同一团雪花相似，护在身前，只守不攻。

那矮瘦老者慢慢踱将过来，越走越近，右手食指陡地戳出，迳取吴道通左眼。这一招迅捷无比，吴道通急忙回笔打他手指。那老者手指略歪，避过铁笔，改戳他咽喉。吴道通笔势已老，无法变招，只得退了一步。

那老者跟着上前一步，右手又是一指伸出，点向他小腹。吴道通右笔反转，砸向敌人头顶。那老者向前直冲，几欲扑入吴道通的怀里，便这么一冲，已将他一笔避过，同时双手齐出，向他胸口抓去。吴道通大惊之下，急向后退，嗤的一声，胸口已被他抓下一长条衣服。吴道通百忙中也不及察看是否已经受伤，双臂合拢，倒转铁笔，一招"环抱六合"，双笔笔柄向那老者两边太阳穴中砸去。

那老者不闪不架，又是向前一冲，双掌扎扎实实的击在对方胸口。喀喇喇的一声响，也不知断了多少根肋骨，吴道通从屋顶上一交翻跌下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

那高个儿两条大腿被热油炙得全是火泡，早在暴跳如雷，只是双腿受了重伤，无法纵上屋顶和敌人拼命，又知那矮瘦老者周牧高傲自负，他既已出手，就不喜旁人来相助，是以只仰着脖子，观看二人相斗。眼见吴道通从屋顶摔下，那高个儿大喜，急跃而前，双钩扎落，刺入吴道通的肚腹。他得意之极，仰起头来纵声长笑。

周牧急叫："留下活口！"但终于慢了一步，双钩已然入腹。

突然间那高个儿大叫："啊……"踉踉跄跄倒退几步，只见他胸口插了两枝铁笔，自前胸直透至后背，鲜血从四个伤口中直涌出来，身子晃了几晃，便即摔倒。吴道通临死时奋力一击，那高个儿猝不及防，竟被双笔插中要害。金刀寨伙伴忙伸手扶起，却已气绝。

周牧不去理会那高个儿的生死，嘴角边露出鄙夷之色，抓起吴道通的身子，见也已停了呼吸。他眉头微皱，喝道："剥了他衣服，细细搜查。"

四名下属应道："是！"立即剥去吴道通的衣衫。只见他背上长衣之下负着一个包裹。两名黑衣汉子迅速打开包裹，但见包中有包，一层层的裹着油布，每打开一层，周牧脸上的喜意便多了一分。一共解开了十来层油布，包裹越来越小，周牧脸色渐渐沮丧，眼见最后已成为一个三寸许见方、两寸来厚的小包，当即挟手攫过，捏了一捏，怒道："他奶奶的！骗人的玩意，不用看了！快到屋里搜去。"

十馀名黑衣汉子应声入内。烧饼店前后不过两间房，十几人挤在里面，乒乓乒乓、呛啷呛啷，店里的碗碟、床板、桌椅、衣物一件件给摔了出来。

周牧只是叫："细细地搜，什么地方都别漏过了！"

闹了半天，已黑沉沉的难以见物，众汉子点起火把，将烧饼店墙壁、灶头也都拆烂了。呛啷一声响，一只瓦缸摔入了街心，跌成碎片，缸中面粉四散得满地都是。

暮霭苍茫中，一只污秽的小手从街角边偷偷伸过来，抓起水沟旁那烧饼，慢慢缩手。

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叫化子。他已饿了一整天，有气没力地坐在墙角边。那高个儿接过吴道通递来的烧饼，掷在水沟之旁，小丐的一双眼睛便始终没离开过这烧饼。他早想去拿来吃了，但见到街上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却吓得丝毫不敢动弹。那杂货铺伙计的死尸便躺在烧饼之旁。后来，吴道通和那高个儿的两具尸首，也躺在烧饼不远的地方。

直到天色黑了，火把的亮光照不到水沟边，那小丐终于鼓起勇气，抓起了烧饼。他饥火中烧，顾不得饼上沾了臭水烂泥，轻轻咬了一口，含在口里，却不敢咀嚼，生恐咀嚼的微声给那些手执刀剑的汉子们听见了。口中衔着一块烧饼，虽未吞下，肚里似乎已舒服得多。

这时众汉子已将烧饼铺中搜了个天翻地覆，连地下的砖头也已一块块挖起来。周牧见再也查不到什么，喝道："收队！"

胡哨声连作，跟着马蹄声响起，金刀寨盗伙一批批出了侯监集。两名盗伙抬起那高个儿的尸身，横放马鞍之上，片刻间走了个干干净净。

直等马蹄声全然消逝，侯监集上才有些轻微人声。但镇人怕群盗去而复回，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杂货铺掌柜和另一个伙计抬了伙伴的尸身入店，急忙上了门板，再也不敢出来。但听得东边劈劈拍拍，西边咿咿呀呀，不是上排门，便是关门，过不多时，街上再无人影，亦无半点声息。

那小丐见吴道通的尸身兀自横卧在地，没人理睬，心下有些害怕，轻轻嚼了几口，将一小块烧饼咽下，正待再咬，忽见吴道通的尸身一动。那小丐大吃一惊，揉了揉眼睛，却见那死尸慢慢坐了起来。小丐吓得呆了，心中怦怦乱跳，但见那死尸双腿一挺，竟然站起身来。答答两声轻响，那小丐牙齿相击。

死尸回过头来，幸好那小丐缩在墙角之后，死尸见他不到。这时冷月斜照，小丐却瞧得清清楚楚，但见那死尸嘴角边流下一道鲜血，两根钢钩兀自插在他的腹中，小丐死命咬住牙齿，不使发出声响。

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伸手在地上摸索，摸到一个烧饼，捏了一捏，双手撕开，随即抛下，又摸到一个烧饼，撕开来却又抛去。小丐只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中跳将出来，只见那死尸不住在地下摸索，摸到任何杂物，都不理会，一摸到烧饼，便撕开抛去，一面摸，一面走近水沟。群盗搜索烧饼铺时，将木板上二十来个烧饼都扫在地上，这时那死尸拾起来一个个撕开，却又不吃，撕成两半，便往地下一丢。

小丐眼见那死尸一步步移近墙角，大骇之下，只想发足奔逃，可是全身吓得软了。一双脚哪里提得起来？那死尸行动迟缓，撕破这二十来个烧饼，足足花了一炷香时光。他在地下再也摸不到烧饼，缓缓转头，似在四处找寻。小丐转过头来，不敢瞧他，突然间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他身子虽然躲在墙角之后，但月光从身后照来，将他蓬头散发的影子映在那死尸脚旁。小丐见那死尸的脚又是一动，大叫一声，发足便跑。

那死尸嘶哑着嗓子叫道："烧饼！烧饼！"腾腾腾地追来。

小丐在地下一绊，摔了个觔斗。那死尸弯腰伸手，便来按他背心。小丐一个打滚，避在一旁，发足又奔。那死尸一时站不直身子，支撑了一会这才站起，他脚长步大，虽然行路蹒跚，

摇摇摆摆地如醉汉一般，只十几步，便追到了小丐身后，一把抓住他后颈，提了起来。

只听得那死尸问道："你……你偷了我的烧饼？"在这当口，小丐如何还敢低赖，只得点了点头。那死尸又问："你……你已经吃了？"小丐又点了点头。那死尸右手伸出，嗤的一声，扯破小丐的衣衫，露出胸口和肚腹的肌肤。那死尸道："割开你的肚子，挖出来！"小丐直吓得魄不附体，颤声道："我……我…我只咬了一口。"

原来吴道通给周牧双掌击中胸口，又给那高个儿双钩插中肚腹，一时闭气晕死，过得良久，却又悠悠醒转。肚腹虽是要害，但纵然受到重伤，一时却不便死，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一件事，一经醒转，发觉金刀寨人马已然离去，竟顾不得胸腹的重伤，先要寻回藏在烧饼中的物事。

他扮作个卖饼老人，在侯监集隐居。一住三载，倒也平安无事。但设法想见那物的原主，却也始终找寻不得。待听得胡哨声响，二百馀骑四下合围，他虽不知这群盗伙定是冲着自己而来，终究觉察到局面凶险，仓卒间无处可以隐藏，当即将那物放在烧饼之中。那高个儿一现身，伸手说道："拿来！"吴道通行一着险棋，索性便将这烧饼放入他手中，果然不出所料，那高个儿大怒之下，便将烧饼掷去。

吴道通重伤之后醒转，自认不出是哪个烧饼之中藏有那物，一个个撕开来找寻，全无影踪，最后终于抓着那个小丐。他想这小叫化饿得狠了，多半是连饼带物一齐吞入腹中，当下便要剖开他肚子来取物。一时寻不得利刃，他咬一咬牙，伸手拔下自己肚上一根钢钩，倒转钩头，便往小丐肚上划去。

钢钩拔离肚腹，猛觉得一阵剧痛，伤口血如泉涌，钩头虽已碰到小丐的肚子，但左手突然间没了力气，五指松开，小丐

身子落地，吴道通右手钢钩向前送出，却刺了个空。吴道通仰天摔倒，双足挺了几下，这才真的死了。

那小丐摔在他身上，拼命挣扎着爬起，转身狂奔。刚才吓得实在厉害，只奔出几步，腿膝酸软，翻了个觔斗，就此晕了过去，右手却兀自牢牢地抓着那个只咬过一口的烧饼。

淡淡的月光照上吴道通的尸身，慢慢移到那小丐身上，东南角上又隐隐传来马蹄之声。

这一次的蹄声来得好快，刚只听到声响，倏忽间已到了近处。侯监集的居民已成惊弓之鸟，静夜中又听到马蹄声，不自禁地胆战心惊，躲在被窝中只发料。但这次来的只两匹马，也没胡哨之声。

这两匹马形相甚奇。一匹自头至尾都是黑毛，四蹄却是白色，那是"乌云盖雪"的名驹；另一匹四蹄却是黑色，通体雪白，马谱中称为"墨蹄玉兔"，中土尤为罕见。

白马上骑着的是个白衣女子，若不是鬓边戴了朵红花，腰间又系着一条猩红飘带，几乎便如服丧，红带上挂了一柄白鞘长剑。黑马乘客是个中年男子，一身黑衫，腰间系着的长剑也是黑色的剑鞘。两乘马并肩疾驰而来。

顷刻间两人都看到了吴道通的尸首以及满地损毁的家生杂物，同声惊噫："咦！"

黑衫男子马鞭挥出，卷在吴道通尸身颈项之中，拉起数尺，月光便照在尸身脸上。那女子道："是吴道通！看来安金刀已得手了。"那男子马鞭一振，将尸身掷在道旁，道："吴道通死去不久，伤口血迹未凝，赶得上！"那女子点了点头。

两匹马并肩向西驰去。八只铁蹄落在青石板上，蹄声答答，竟如一匹马奔驰一般。两匹马前蹄后蹄都是同起同落，整齐

之极，也是美观之极，不论是谁见了，都想得到这两匹马曾同受长期操练，是以奋蹄急驰之际，也是绝无参差。

两匹马越跑越快，一掠过汴梁城郊，道路狭窄，便不能双骑并驰。那女子微一勒马，让那男子先行。那男子侧头一笑，纵马而前，那女子跟随在后。

两匹骏马脚力非凡，按照吴道通死去的情状推想，这当儿已该当赶上金刀寨人马，但始终影踪毫无。他们不知吴道通虽气绝不久，金刀寨的人众却早去得远了。

马不停蹄地赶了一个多时辰。二人下马让坐骑稍歇，上马又行，将到天明时分，蓦见远处旷野中有几个火头升起。两人相视一笑，同时飞身下马。那女子接过那男子手中马缰，将两匹马都系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两人展开轻身功夫，向火头奔去。

这些火头在平野之间看来似乎不远，其实相距有数里之遥。两人在草地上便如一阵风般滑行过去。将到临近，只见一大群人分别围着十几堆火，隐隐听得稀里呼噜之声此起彼应，众人捧着碗在吃面。两人本想先行窥探，但平野之地无可藏身，离这群人约十数丈，便放慢了脚步，并肩走近。

人群中有人喝问："什么人？干什么的？"

那男子踏上一步，抱拳笑道："安寨主不在么？是哪一位朋友在这里？"

那矮老者周牧一抬眼，火光照耀下见来人一男一女，一黑一白，并肩而立，两人都是中年，男的丰神俊朗，女的文秀清雅，衣衫飘飘，腰间都挂着一柄长剑。

周牧心中一凛，随即想起两个人来，一挺腰站了起来，抱拳说道："原来是江南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大驾光临！"跟着大声喝道："众兄弟，快起来行礼，这两位是威震大江南北的石庄主夫妇。"一众汉子轰然站起，微微躬身。周牧心下嘀咕："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